



编者按语 有些少儿游戏很古老了,或已传承了千百年,我们何苦在今天丢了它们。那些游戏都是先人与当时的儿童一起发明的,充满了亲情、友谊和童趣,而这些游戏和玩具的设计与制作,无不是科学与哲理精神的实践,无不发端于自然,而与人文水乳交融。

一头小,中间大,一头又小。小小大小—— 杌,简约而传神地表述了一件器物,中国的象形文字让世界震撼。如果你有幸玩过这款游戏,就会知道,击打时发出的响声,不是“咋”,也不是“啪”,而是“嘎”,就是这个字的读音。

打杌这款游戏,是黑龙江鹤岗作者写来的。打杌,在济宁叫做“打拉子”,盛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是被男孩狂热追捧的体育游戏;但济宁“打拉子”的器械不是木棍,而是小木板。况且,同时代济宁还有一种“拉子”,是用鞭子在地上抽打旋转的陀螺。

某种意义上说,童年游戏的发明与创造,是这些孩子修身齐家智慧与执行力的萌芽,是他们成人成才的天然学校。

杌,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北方少年儿童都很愿意玩的一种游戏玩具。用长8至10厘米、直径3至4厘米的木棍,将两头削尖后就是杌。

打杌,我们那里也叫打耳。在地下画一个方框,甲方将杌放进框里,乙方用一根稍宽

儿童节/旧时光

济宁小孩打拉子,黑龙江叫打杌

周脉明

一点的木棍去敲击杌的一端,使杌弹起,然后迅速将杌打向远处。甲方去捡这个杌,然后向框里扔。反之亦然。杌的玩法有多种,有双人玩、多人玩等等。

那时候的孩子们,没有电脑、游戏机、手机,甚至连电视机都没有,打杌成了我们一年四季皆宜的游戏。农村孩子的玩具箱里,常常会有十多个杌。

打杌先要做杌,选择质地坚硬的榆木、枣木、松木或者柿子木等。

我家自留地边上就有一棵两个人合抱的柿子树,我和几位小朋友童年的杌,大都来自于这棵柿子树。先找几个小朋友当“瞭望哨”,看住我父亲。这事万万不能让我父亲知道,否则我的屁股就要“开花”。这棵柿子树每年要给我家结出三四百个红灯笼似的柿子,父亲背着这些“红灯笼”到乡里大集上卖掉,换回油盐酱醋,以及我学习用的笔和本子。砍掉一根树枝,就等于掉几个柿子。

我拿着铁锯爬上柿子树,小心翼翼在树冠的最上层锯下一段树枝,扔到地上,然后与几个小朋友一起抬着树枝来到僻静的地方,拿出从家里偷出来的菜刀,去掉树枝上的细枝末节,再用铁锯截成一个个8至10厘米的小段,用菜刀挨个把木段两端砍尖,这样杌就大功告成。然后分给小朋友每人一个,剩下的都归我所有。

为了做杌,有时候也会付出血的代价。有一年,我们刚刚把树枝弄到僻静的地方,正在做杌,不小心被邻居王伯伯发现了。我害怕他告诉我父亲,稍一愣神,右手的菜刀砍在

了左手食指上,当时鲜血就流了下来。我忙把菜刀扔到地上就跑,没想到后面却传来王伯伯洪钟般的吼声:“回来!手指头——”

我一听不对劲,谁的手指头?这时候,我低头一看,我的左手食指丢了一节,“啊……”吓得我们当时就哭了。

王伯伯跑过来,手里拿着一节手指头,抱起我直奔我家。家中只有父亲一人,母亲去田间割草了。父亲一把从王伯伯手中夺过手指,抱起我直奔村卫生所。大夫说必须做缝合手术,必须去县医院。父亲找了一辆自行车,让我坐在后座上,王伯伯在后面扶着我。他们俩都不会骑自行车,于是父亲推着车,王伯伯扶着我,一路奔跑,大约三个小时后,终于跑到了县卫生院。父亲和王伯伯的上衣都湿透了,而我的手指就这样保住了。

我在医院住了三天就回家了,这次父亲破天荒没有打我,而是在我养伤的日子里,用柿子木给我做了好多的杌。

三个月以后,被医生接上的手指能活动了,又可以打杌了。

我和小朋友们最喜欢玩的一种打杌游戏,就是“连狗蛋”。甲乙双方各有三到五人,在地上画一个约1米见方的方框,先由甲方一人上阵,把杌敲击起来,用力打杌,这叫“接杌”。有多大力气就用多大力气,把杌打得越远越好,只要接住杌,就不能停下来,继续打,直到接不着杌为止,再换本队下一个人……直到本队最后一个人接不到杌,乙方队员才能依次轮流,由远而近往方框里扔。如果扔不进方框里,那么还由甲方队员继续轮流接

杌、打杌……直到乙方把杌扔进方框里,才能打杌,甲方再扔杌。

有的小朋友力气大,动作熟练,有时候打杌接杌一两个小时不会失误,从村东头打到村西头,从村南头打到村北头,甚至把杌打到二三里地外的邻近村庄,引来一帮帮本村的、邻村的小朋友跟着看热闹。有时候碰到邻村也喜欢打杌的小朋友,他们也会参与到打杌队伍中。

记得有一年腊月二十八,我们村的6位小朋友玩“连狗蛋”,从我们村一直打到了四里之遥的白雁泉村。那个村里喜欢打杌的留代和另外5位小朋友也加入了,两个村的小朋友展开了打杌对抗赛。

中午了,我们都饿了,留代竟然领着我们到了他家。他的妈妈拿出过年吃的白面馒头和羊肉、羊汤给我们吃喝,还给我炖了一锅白菜、猪肉炖大豆腐。原来那年他家杀了一只肥羊和一头猪准备过年。我们十多个小朋友,个个吃得沟满壕平,浑身热乎乎的,然后继续打杌,又打回到我们村,直到天黑了,看不清杌了才恋恋不舍地收兵。而留代和另外5位白雁泉村的小朋友,跟到了我们村。当我们商量好分别留他们6人在我们几位小朋友家住宿时,留代的父亲找到了我们村,谢绝了我们的好意,把留代他们带回了自己的村庄。

打杌,在我们童年的心里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游戏,也变成了我们和邻村小朋友们友谊的桥梁,融洽了小朋友之间的关系,更重要的是,打杌凝结了一份浓浓的乡情。

■本版摄影 毛毛

六一，二宝妈妈怎么说

王建 陈永青

身边经常会听到不同二宝妈妈抚养两个孩子的感叹。六一前夕,我们在兖州区走访了多个二宝家庭。

大宝5岁,二宝2岁,张红苦笑说着:“兄妹俩似乎不像电视中和网络里说的那么和谐温馨,每天基本上就是鸡飞狗跳、你争我闹,就连妈妈走路时谁在右边谁在左边,吃饭时先给谁夹菜,都要争宠哭闹。”

陈美,大女儿刚满4岁,小儿子2岁半,却能在妈妈的引导下和谐相处。

“基本不存在争宠的问题!”陈美说:“生弟弟之前,姐姐才1岁多,我们一直鼓励她去跟比自己小小的小朋友交流,每天邀请各个年龄段的小朋友来家里玩或者吃饭,让她适应身边一直有一个伙伴,需要主动分享美好的事物。所以在二宝出生后,小姐姐竟也开始懂得去关心弟弟,很少出现争宠现象。”

陈美还说:“对孩子间的家庭教育,不能仅停留在大宝那里,弟弟自出生就得到来自爸爸妈妈和姐姐三个人的疼爱,所以引导弟弟去关爱比自己年龄大的姐姐,把分享意识传递给每个孩子。”

陈美认为:“我们家弟弟,可以在姐姐生病时,表现出很担心的样子,而且在大人告诉他要安静,姐姐睡着了时,他能懂事的把玩具关掉,不哭不闹。”

二宝家庭日益增多,很多大宝已经到了读小学的年代。

李月的大女儿7岁,一年级,小女儿2岁,还没入托。但李月对小女儿的学前教育,已经有了充分的心理和物质准备。

李月说:“我对学前教育做了充分功课。老大上了小学,孩子更自主独立了,适当的放手和锻炼是有必要的,他们会更自由,也会更彻底的享受学生生活。所以,不能再像养老儿时一样对待二宝,什么事情都包办是不对的。

老大上小学前,我还报了幼小衔接班,怕她跟不上课程,主要是学习拼音。事实证明,拼音的学习还是多练。我觉得不上幼小衔接不重要,重要的是要多接触、多练习。所以我已经想好,几年后可以亲自承担二宝入小学前的教育内容。再就是在物质上的准备,老大上小学之前的学习书籍和用具,我都完好保留着,二宝肯定能用上。”

与李月观点不同,刘凌凌的大儿子和李月的大女儿同样是一年级,但刘凌凌的儿子没有提前上幼小衔接,所以在学校学习拼音时很吃力,刘凌凌很担心。希望随着年级的增长,这种差距能逐渐追上来。

关于小女儿,刘凌凌肯定地说:“经过了儿子的学习经历,对小女儿的小学准备已经想好了,至少肯定上要幼小衔接的,再就是日常加大识字量,现在语文课对阅读的要求很高。”

“两个孩子之间的陪伴,不仅是游戏中有了玩伴,还在情绪体验中有了同伴,学习中有了学伴。”所以很多夫妇加入了二宝家庭行列。夏丽的两个儿子分别9岁和7岁。

“我家孩子年龄相差不多,所以陪伴的意味更丰富,学习中两个人互帮互助的样子特别打动我。两个人还会用他们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思路,探讨大自然的奥秘和书中的知识。”

是不是只有孩子年龄相差少的二宝家庭,才能深刻体会陪伴成长的意义?

于英的大女儿7岁,二女儿刚1岁。

怀二宝之前,于英就研究了很多儿童心理学的书籍。因为担心大女儿在二宝出生后的心理变化和两个孩子之间的相处,于英提前做了很多准备。

于英说:“要肯定的是,她们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姐妹。我想等妹妹长大一点,姐姐可以分担妈妈的角色,带着妹妹一起成长。”



我的童年是在嘉祥农村度过的,不少有趣的事儿,时隔多年,记忆犹新。

摸老鸱

过去老家后边的山坡上,长着很多杏树、柿子树、核桃树等。几棵离村子较近的柿子树,长得矮壮,枝杈较多,我和小伙伴常在那几棵树上玩摸老鸱的游戏。

老鸱是乌鸦的别称。摸老鸱并不是真的摸乌鸦,而是小伙伴当中的一个被摸者。先确定一人当老鸱,让他爬上树去,另一人用裤头或褂子蒙上自己的双眼,然后爬上去摸那只“老鸱”。如果摸得着,老鸱就算输了,按预先的商定,戴上赢家的一只鞋在阳光下蹲晒一会儿,或者给赢家捉一只蚂蚱等等。如果摸不着老鸱,摸者为输,以同样的方法接受老鸱的处罚。

双方为了取胜,各用心机。老鸱见对方爬上树后,便开始躲摸。摸者每攀一层树枝,老鸱就攀爬更高一层树枝。如果摸者紧追不放,一直追得老鸱不能再往上爬,便乖乖地服输。但老鸱并不会机械地只按老一套躲避,而是当摸者爬到中层树枝,老鸱便沿着上层树枝往外挪。待摸者越过这层树枝后,老鸱马上返回树干,顺着树干跳下树来,向树上的大喊:“我赢了!”树上的人便摘掉蒙眼之物,下来服输。有时摸者也会变换方法,每摸一层树枝,就用一只胳膊抱着树干,另一只往那



我的儿子从小学一年级就没有考过一百分,年年是进步之星。奖状发了一大摞,居然没有一张三好学生奖状。然而,这并不影响他的快乐成长。

说起他的爱好兴趣也有点历史,八岁的时候看见别人打乒乓球,一下子迷上了。没有条件自己创造条件,在球台下面捡一个没有胶皮的球拍,再捡一个变了形的乒乓球回家用热水一烫,等球台没人的时候,他就开始练球了!

就这条件、这技术,居然代表学校去县里比赛。参赛的同学都是按套路打球,我儿子居然用他的野路子打成了正规军,为学校赢得了荣誉。这下,终于有了新球和球拍,这可是用他不完美的成绩换来的。

我儿子还有一个特点,他喜欢和老人打招呼。看见老人就“爷爷奶奶”喊个不停。在我看来,这是个挺大的麻烦,我是避开老人的眼神匆忙逃跑。儿子说:“妈妈,这些爷爷奶奶多孤独,为什么不能给他们一个问候?”我借故太忙走开了。后来,小区里的老人看见我,先给我打招呼,问我儿子什么时候回来。这时他读高中了。我还真羡慕儿子的人气,这么招人喜欢。

游戏

嘉祥记忆中的童趣

张庆余

根树枝外端伸展着探试对方,碰巧了也能探摸得着。

摸老鸱锻炼了小伙伴们的攀援和分辨能力,使小伙伴们都成为攀爬树木的好手。

摔瓦屋

摔瓦屋,就是摔泥窝窝。老家村后的山崖缝里和崖根前,有一种红褐色的粘土,据说是山体形成时的岩浆烧烤而成。每逢连阴雨,这种土因被雨水长时间浸润而变软,许多小伙伴三五成群地带着小铲头或铁钩,到山上去掏挖这种粘土,在就近的裸岩上揉成泥团,再把泥团狠狠地摔上几次,变得更有粘性,称之为胶泥。

我们把胶泥带下山来,在胡同口旁边的大石板上捏成泥窝窝,都托在手上,由一人喊“——二”,当“二”字落地时,大家一起将泥窝窝口儿朝下,对着石板猛摔下去。泥窝窝中的空气在石板上强烈受阻而产生爆破力,“爆”的一声响,多数泥窝窝的顶部会爆出一个窟窿。谁的爆声最响,会赢得齐声喝彩。因而,大家都比着捏泥窝窝和摔泥窝窝的最高技术,从小锻炼和培养了精益求精和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。

砸老铤

砸老铤是一种以石击石的游戏,三五人为宜。先选一个比较宽阔的场地,在最前方

亲情

我的儿子不完美

张辉

高中三年,离开家在县城上学,儿子愈发懂事,成绩仍是不上不下。高三,过年的时候拿回家两张奖状,一张是三好学生,另外一张是学雷锋标兵。我惊讶于高三了还有三好学生奖状,儿子回答:“有。”我想这是 he 最后的一次机会了,这两张奖状贴在他卧室的墙上,分外显眼。高考结束,儿子读了一所普通大学。选择了他喜欢的专业。在 大学通过努力,他又拿到了各项活动的荣誉证书。

我常常看着儿子的三好学生奖状发呆,当别的孩子三好学生奖状贴满墙的时候,他却用了十二年的时间拿到唯一的一张三好学生奖状。“学雷锋标兵”的来处他没有说过。我小时候也学雷锋,还有一个难忘的故事。听姐妹们说:“学校学习雷锋,开展文明礼貌月。”我还没有上小学,那时候,我对月和药发音一样,把药读成月,也算是方言。我以为文明礼貌月就是可以吃的药,吃了就会讲文明懂礼貌。于是,我就哀求姐姐给我买,姐姐问:“你要买什么?”我说:“就是学习雷锋吃的文明礼貌药,你给我买来我也想吃。”姐妹们被我这个乖巧听话的小妹妹逗得哈哈大笑,我也终于明白“文明礼貌月”是一个活动,学雷锋做好事的活动,不是可以吃的药。至今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孩子听,孩子听了笑起来没完。

儿子从家到学校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,途中他帮老奶奶拿行李,送老奶奶坐上出租

立上一块大约三厘米高、两厘米宽、二指来厚的小型石板,在石板前边四五米处的地面上划一道横线。参加者每人各拿一块石头,石块的大小由本人根据自己的力量选定,按照顺序出手。

轮到谁出手时,让他站到横线上,将手中的石块对着立在前方的石板击砸过去。把石板击倒,就算赢了。为了准确击中目标,投击者前腿弓着,后腿蹬着,将手中的石头擎在眼前预先瞄准。但是尽管这样,仍旧难以百发百中。

有时候,大家玩同击,那场面就更热闹了。按参加人数立放同样多的石板,一人一个目标。其中一人喊“——二”。当“二”字喊出口,大家一齐砸向自己的老铤。

砸老铤类似体育比赛中的铁饼或铅球,锻炼了伙伴们的投掷能力。

除了上述玩法,还有捉迷藏、跳房、杠钟等等,哪一样游戏玩起来都十分有趣,令人入迷。如今,这些童趣在农村已极少见到了。现在的孩子们都玩得更精致,但体魄却不如以前的孩子了。



上学歌

赵廷灿

清晨

清晨,我背起书包,和朝阳一起赶路。清晨,我戴上红领巾,和轻风一起做操。清晨,我捧着课本,和小鸟一起歌唱。清晨,我举起右手,向着五星红旗敬礼。

讲桌

讲桌真像个将军,课桌都是他的士兵,排着整齐的队伍。

讲桌真是个好 人,他有三个好朋友,教杆、粉笔、黑板擦。

讲桌真是自豪,他的主人,是一位灵魂工程师。讲桌真是快乐,他的身边,是一群幸福的孩子。

黑板

黑黑的脸,方方正正,一看就是个,顶好顶好的人。他的脾气真好,老师写啊画啊,我们写啊画啊,他从来不变脸。但他也会老,像我们的老师,满头黑发,悄悄变白啦。

书包

背在肩上,我们就是他,小小的主人。装在课桌里,那就是他,小小的家。他真是聪明,我们学不完的知识,他全装得下。可他也真笨,我们都长高了一大截,他才胖了一点点。

种糖·玩具时代

田冲

种糖

来了一屋子客人,四岁的儿子,数了数果盘里的糖,怎么也不够分,儿子急中生智,拿了一把小锄,把所有的糖果,种在了门前的花坛里,许愿说,希望明年长出一棵大糖树,结满又大又甜的糖果。

玩具时代

三十年前,我最大的愿望,就是有一只氢气球,我哭着闹着缠住爷爷,爷爷咬咬牙狠了心,用几个月攒下的两毛 钱,终于给我买了,只玩了一天气球破了,我的梦也碎了。

现在,汽车飞机狗熊,和各种不知名的玩具,堆满了儿子的房间,玩玩这个、摸摸那个,还希望有更多的,不一会儿就又厌烦了,多好的时代啊。

童年的回声

于于

浪花

准是风小子,做了个搞怪的表情,大海笑啦,一声声,笑得开了花。

松树

长满了,一身碧绿青翠的针,哦,松树,要给天和地,缝制衣衫。

鸟窠

孩子,请别惊动,树上的鸟窠,里面,住着会飞的歌。

流星

你说流星贪玩不贪玩,夜深了,还打着个灯笼,找星星串门。

月牙

天上一定有什么,奇妙的牙膏,瞧,月亮的牙,刷得多白。

拱桥

两岸,架起了,一弯扎根的月。

儿时歌谣

荣光友

我翻阅了很多年前的笔记本上收集的儿时歌谣,在上个世纪50年代,它们广泛流传于我的故乡四川省南部乐山市的峨眉山、五通桥、犍为等区县。

马儿嘟嘟嘟,骑马上成都。成都又好耍,骑上大白马。白马跑得快,摔下了李家的姑奶奶。

这是一首非常古老的儿歌。古时候,交通不便,尽管从峨眉山、五通桥等地到成都,只有区区四百多华里依山傍水而修建的小路,但是,翻山越岭,道路崎岖,涉河渡水,行程特别艰难。当然,如果能够策马扬鞭前往成都的话,那将是非常惬意、特别轻快的省城之旅了。

这首儿歌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和富有韵味的节奏,歌唱了一次别具一格的省城畅游,特别是结尾之处那句“摔下了李家的姑奶奶”,堪称神来之笔的豹尾;李家姑奶奶策马省城的飒爽英姿,令人鲜活、灵动,栩栩如生,令人赞叹不已——这是一幅多么令人神往的巾幗行图呀。

月咭光,亮堂堂,照着妹妹洗衣裳。衣裳洗得漂漂亮亮,哥哥穿着上学堂……

这是一首乡土气息非常浓厚的“月亮”儿歌:妹妹勤劳,哥哥好学,好一派淳朴田园的祥和景象。一个小儿郎,每天站桌上。肚里热滚滚,肚皮冰冰凉。一只大耳朵,穿件花衣裳。一只大耳朵,穿件花衣裳。

不言而喻,这既是一则谜语,又是一首充满童真童趣的儿童歌曲。这是当时的幼儿园普遍传唱的经典歌曲。作者以拟人化的笔法,精心描绘了保温瓶的艺术形象,非常符合儿童的审美情趣,收到了寓教于乐的良好效果。时至今日,我还清晰记得,当年我们在幼儿园里唱这首歌时欢畅淋漓的情景。

时光荏苒,日月如梭。当年传唱这些儿歌的我辈,如今早已是年逾六旬或年岁更高的“老小孩儿”了。

抚今追昔,感慨万千。但愿儿童歌谣作家继往开来,努力创作出更多、更好的适合当今儿童需要的歌谣,发挥儿歌寓教于乐的积极作用,促进儿童们身心健康,天天向上。